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卷二十一　　宋　章如愚　撰

文章門

文章緣起類

梁太常卿任昉彦升集六經素有歌詩誄箴銘之類尚書帝庸作歌毛詩三百篇左傳叔向貽子産書魯哀公孔子誄孔悝鼎銘虞人箴此等自秦漢以來聖君賢士沿著為文章名之始故因暇録之凡八十五題抑以新

好事者之目云耳

三言詩　晉散騎常侍夏侯湛所作

四言詩　前漢楚王傅韋孟諫楚夷王戊詩

五言詩　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詩

六言詩　漢大司農谷永作

七言詩　漢武帝柏梁殿連句

九言詩　魏高貴鄉公所作

賦　楚大夫宋玉所作

歌

荆軻作易水歌

離騷

楚屈原所作

詔

起秦時

璽文

秦始皇傳國璽

策文

漢武帝問三王策文

表

淮南王安諫伐閩表

讓表

漢東平王蒼上表讓驃騎將軍

上書

秦丞相李斯上始皇書

書

漢太史令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對賢良策

漢太子家令晁錯

上疏

漢中大夫東方朔

啓

晉吏部郎山濤作選啓

奏記

漢江都相董仲舒詣公孫弘奏記

牋

漢護軍班固說東平王牋

謝恩

漢丞相魏相請公車謝恩

令

漢淮南王有謝羣公令

奏

漢枚乘奏書諫吳王濞

駮

漢侍中吾丘壽王駮公孫弘禁民不得挾弓弩議

論

漢王褒四子講德論

議

漢韋玄成奏罷郡國廟議

反騷

漢揚雄作

彈文

晉冀州刺史王深集雜彈文

薦

後漢雲陽令朱雲薦伏湛

教　漢京兆尹王尊出教告屬縣

封事　漢魏相奏霍氏專權封事

白事　漢孔融主簿作白事書

移書　漢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論左氏春秋

銘　秦始皇登會稽山刻石銘

箴　漢楊雄九州五官箴

封禪書　漢文園令司馬相如

讚 司馬相如作荆軻讚

頌 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序 漢沛郡太守作鄧后序

引 琴操有箜篌引

志錄 揚雄作

記 揚雄作蜀記

碑 漢惠帝四皓碑

碣 晉潘尼作潘黄門碣

誥　漢司隸從事馮衍作

誓　漢蔡邕作艱誓

露布　漢賈弘為馬超伐曹操作

檄　漢丞相祭酒陳琳作檄曹操文

明文　漢泰山太守應劭

樂府　古詩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

傳　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

上章　後漢孔融上章謝大中大夫

解嘲　揚雄作

訓　漢丞相主簿繁欽祠其先主訓

辭　漢武帝秋風辭

旨　後漢崔駰作達旨

勸進　魏尚書令荀攸勸魏王進文

喻難　漢司馬相如喻巴蜀并難蜀父老文

誡　後漢杜篤作女誡

弔文　賈誼弔屈原文

告　魏阮瑀為文帝作舒告

傳贊　漢劉歆作烈女傳贊

諷文　後漢別部司馬張超諷孔子文

祈文　後漢傅毅作髙闕祈文

祝文　董仲舒祝日蝕文

行狀　漢丞相倉曹傅朝幹作楊元伯行狀

哀策　漢樂安相李尤作和帝哀策

哀頌　漢會稽東部尉張紘有陶侯哀頌

墓志　晉東陽太守殷仲文作從弟墓誌

誄　漢武帝公孫弘誄

悲文　蔡邕作悲温舒文

祭文　後漢車騎郎杜篤作祭延鍾文

哀詞　漢班固梁氏哀詞

挽詞　魏光禄勲繆襲

七發　漢枚乗作七發

離合詩　孔融作四言離合詩

連珠　揚雄作

篇　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

歌詩　漢枚皐作麗人歌詩

遺命　晉散騎常侍江統作

圖　漢河間相張人作玄圖

勢　漢濟北相崔瑗作草書勢

約　漢王襃僮約

右文章緣起一卷梁新安太守樂安任公書也按隋經籍志公文章緣始一卷有録無書郡之為郡且千歲守將不知幾人獨公至今有名字並城四十里曰村曰溪皆以任著旁有僧坊亦借公為重則遺愛在人蓋與古循吏比後公六百年而造為州嘗欲會稡遺文刻識木石以慰邦人無窮之思而不可得三館有集六卷悉見蕭氏歐陽氏類書中疑後人掇拾傳著於所傳亡益獨是書僅存世所傳墓誌皆漢人大隷此云始於晉日蓋

丘中之刻當其時未露見也洪适題

評文類

文章者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蓋詩言志歌永言不歌而誦謂之賦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矣三代之後篇什稍多又訓誥宣于邦國移檄陳于師旅箋奏以申情理箴誡用弼違邪讃誦美於形容碑銘彰於勲德謚冊褒其言行哀弔悼其淪亡章

表通於下情殘疏陳於宗敬論議平其理駁難考其差
此其畧也
易賁卦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
明人之文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注云
處賁之時止物以文明不以威刑故君子以明庶政而
無敢折獄疏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聖人觀察
人文則詩書禮樂之謂當法此教而化成天下

論語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産潤色之

國語能文者必得天地葢文之數凡十有一天六地五之數也其數有以合於天故得天其數有以合於地故得地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

揚子法言曰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李斯注曰夫智者達天命如玉如瑩磨而不磷今屈原放逐感激爰變雖有文采丹青之論耳

史記曰雕龍奭談天衍鄒衍之文飾之若龍文故號雕龍　枚皐王褒為文疾司馬相如左太沖為文遲其為當世膾炙一也　陸機文成而作者欲焚筆王粲才高作者皆閣筆　潘岳謂夏侯湛之文温潤而見孝悌之性張說謂許景先之文豐美而得中和之氣可謂善觀文者也　柳子厚之於文也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

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奥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

魏文帝典論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奇氣然粲匹也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　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騁騄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王粲長於辭賦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

魏文帝與吳質書仲宣獨自善於詞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　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絶時人

摯虞文章流别論曰今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也

王隱晉書曰阮籍見華鷦鷯賦以為王佐之才成公綏亦推華文義勝也

曹植與楊修書曰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詆訶文章掎摭利病

抱朴子曰五典為笙簧三墳為金玉

劉義慶世説曰孫興公曰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

曹植與楊修書曰孔璋之才不閑詞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

陸士衡文賦曰於是沈詞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　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遺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陳琳答東阿王牋曰清詞妙句炎絶煥景譬猶飛為流星越

山越海龍驥所不追况駑馬可得齊足哉　傅玄敘連
珠曰班固喻美詞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也
李充翰林論曰潘安仁之為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
之綃縠
楊雄劇秦美新論曰昔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
氏之休
程曉與傅玄書曰文公詠周孔父述殷聲揚千載業傳
後嗣

梁簡文帝答張纘謝示集書少好文章於世五年矣竊嘗論之日月星辰山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彰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謳謌可輟乎不為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則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朝晴簷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鳴笛遥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

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文中子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

晉陸機傳制曰機雲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遠映如明月之垂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

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逺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

隋文學序江左宫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正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辭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

王勃傳王勃楊盈川盧照鄰駱賓王天下稱王楊盧駱

盈川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崔融與張説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盈川照鄰可以企之説曰不然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於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　開元中説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説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絶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閻朝隱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

說曰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盃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文學序李諤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上書曰江左齊梁其弊彌甚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

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隋文初統萬幾每念斵琱為璞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鑣猶多淫麗

唐陳子昂傳高鍇權知貢舉文宗自以題畀有司鍇以籍上帝詩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鄭覃曰陛下矯革近制以正頹俗而鍇乃能為陛下得人帝曰諸領表奏太浮華且責掌書記以誡流宕李石曰

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誠如聖制即以鍇為禮部侍郎閱二歳頗得才實

張昌齡傳昌齡以文自鳴舉進士為考功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荅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

周庾信趙國公集序竊聞平陽擊石山谷為之調大夏吹筠風雲為之動與夫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柱國趙國公發言為論下

筆成章逸態橫生新情挾起風雨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珪璧塗山之會萬重譬以雲霞赤城之巖千丈文參歷象即入天官之書韻步絲桐咸歸總章之觀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蟭巢蚊睫豈直熊羆朝上層城抱日月之輝光燄霄飛南斗觸蛟龍之氣昔者屈平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離之代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彫蟲篆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虵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斟酌雅頌諧和律呂若使

言乖節目則曲臺不顧聲出操縵則成均無取而遊得
棣梁文固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山承蓋
老泉上田樞密書洵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
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
韓之温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
意常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錯得
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
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

上歐陽内翰書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絶斬刻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踈暢無所間斷氣盛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

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盖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
東坡歐公集序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樂全先生文集序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来以事君為悦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

凫繹先生詩集序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

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者哉然且識之以為世之君子長者曰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烈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日工而道將敗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皃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

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　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　論文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乎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

頴濵上樞密韓太尉書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寛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踈蕩頗有竒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李漢昌黎先生文集序先生生於大歷戊申幼孤随兄

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苦来歸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搜決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

韓文公上襄陽于頔書足下負超卓之竒才蓄雄剛之

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倂動乎樞極天子之丞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倂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揚子雲言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是以噩噩也

答李翊書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劉禹錫唐柳先生文集序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龐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太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復大振初貞元中上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

柳子厚吳君文集序其為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為誄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

楊評事文集後序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視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文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

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
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
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
麗則清越言揚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
荅友人求文章書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
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纇之
不除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耳茍或得其高明探其深
賾雖有蕪敗則為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

明黜其實哉且自孔氏以来兹道大闡家修人礪刓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手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視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曳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大蹴思窮吞志而沒故其得之為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文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

而又榮古陋今者比肩疊跡大抵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絶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簡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蠭起大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邪為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

王荆公上邵學士書非夫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

色表裏相符者其孰能至於此哉因環列書室且欣且慶升有厚也公義之然也安石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襞積故實為高以雕繪語句為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

張右史答李推官書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依力為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鍾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

固無不善者抑末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以奇為主也夫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聞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

詞於子貢閔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為文者無使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絶吕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飈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黿噴濤出没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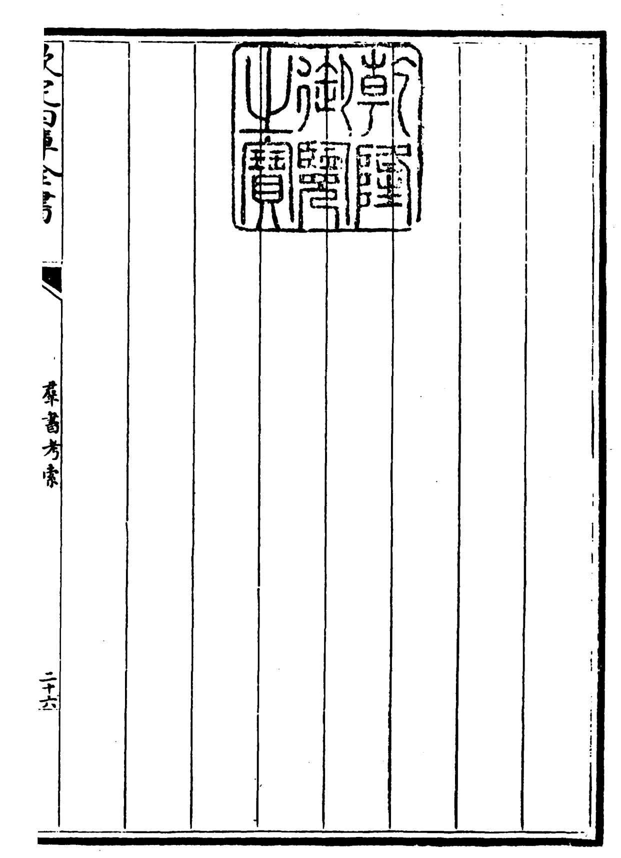
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蜓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為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来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説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

不得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為足下陳之

劉隋司馬温公文集序公出於去聖數千歲之後其公忠直亮根于性質之自然非勉而中思而得者見於修身踐言則孝悌忠信雖蠻貊而可行在屋漏而不愧至其施諸政事則開百聖而不惑蔽天地而不恥而發為文章則探陰陽造化之賾以豐其源躬仁義禮樂之實

以沃其膏酌聖賢出處之正以厲其操通古今因革之變以博其施非徒載之虛言也是文也君天下者得之足以鑒興衰通治體公卿大夫得之足以勸忠嘉盡臣節士庶人得之足以檢身厲行為君子之歸以至山顛水涯幽人放客得之則浩歌流詠斟酌厭飫隨取隨足夫丹青可渝而公之文不可朽也金石可磨而公之文不可磷也山可摧澤可涸而公之文愈久愈新垂世而亡窮也公又嘗著資治通鑑備論前世君臣善否之蹟

與其理亂興亡之證别為一書公非有意於立文者然將以鼔吹六經羽翼名教則肆筆為言不約而成章古語曰木有文而水有波雖與吏之無奈之何韓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昔顔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惘王道之無傳也公立朝大節輔相勲庸凜然在人耳目公雖云亡斯文未喪學者傳誦非獨得其言得其書而已文集凡八十卷為二十八門其閒詩賦章奏制詔表啓雜文書傳無所不備



羣書考索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卷二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陳炳

羣書考索卷二十二

宋 章如愚 撰

文章門

評詩類

梁征遠記室參軍鍾嶸詩品序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揺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夐矣夏歌曰欝陶乎予心楚

謡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好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欝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沒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黄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為

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顔延年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義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冩物最為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冩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

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戲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楊娥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

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黄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

文流矣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慾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准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具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賔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欝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為稱首況八紘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

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胷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别嶸之今録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温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踈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為驚絶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漢都尉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

其文亦何能至此　漢婕好班姬詩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婉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魏陳思王植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魏文學劉楨詩其源出於古詩杖氣愛奇動多振絶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已下楨稱獨步　魏侍中王粲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别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　晉步兵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雲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顔延往觧怯言

其志　晉平原相陸機詩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辭贍舉體華美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識然其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張公歎其大才信矣　晉黃門郎潘岳詩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翩亦如翔禽之有羽毛衣被之有綃縠猶淺於陸機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輕華故以潘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為深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晉黃門

郎張協詩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　晉記室左思詩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為情切得諷諭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常言左太冲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　宋臨川太守謝靈運詩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為累嶸謂若人興多才高博寓目輒書内無乏思外無遺

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

詩品中序曰一品之中畧以世代為先後不以優劣為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録存者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駮奏

宜窮往烈至乎會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邇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納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

表考充翰林踈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顔延論文
情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
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輙取張隱
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録並義在文曽無品第嶸今所
録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人殆集輕欲辨彰清濁
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
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漢上計秦
嘉嘉妻徐淑詩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為五言者不

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叙别之作亞於團扇矣　魏文帝詩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奇百許篇率皆鄙直如偶語唯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翫始見其工矣不然何以銓衡羣彦對揚厥弟者耶　晉中散嵇康詩頗似魏文過為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諭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　晉司空張華詩其源出於王粲其體華艶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為妍冶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

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耳今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間矣　魏尚書何晏晉翊守孫楚晉著作王贊晉王司徒掾張翰晉中書令潘尼平叔鴻鴈之篇風規見矣子荆零雨之外正長朔風之後雖有累札良亦無聞季鷹黄華之唱正叔緑蘩之章雖不具美文彩高麗並得虬龍片甲鳳凰一毛事同駁聖宜居中品　魏侍中應璩詩祖襲魏文善為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至於濟濟今日

所華靡可諷味焉　晉清河守陸雲晉侍中石崇晉襄城太守曹攄晉朗陵公何劭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陳思之匹白馬于其哲昆故稱二陸季倫顏遠並有英篇篤而論之朗陵為最　晉太尉劉琨晉中書劉湛詩其源出於王粲善為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叙喪亂多感恨之詞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　晉弘農太守郭璞詩憲章潘岳文體相暉彪炳可玩始變平原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為詩

首但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而云奈何虎豹姿
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　晉
吏部郎袁宏詩彥伯詠史雖文體未遒而鮮明緊健去
凡俗遠矣　晉處士郭泰機晉常侍顧愷之宋謝世基
宋參軍顧邁宋參軍戴凱詩泰機寒女之製孤怨宜恨
長康能以二韻答四首之美世基橫海顧邁鴻飛戴凱
人實貧羸而才章富健觀此五子文雖不多氣調警拔
吾許其進則鮑昭江淹未足逮上越居中品僉曰宜哉

宋徵士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眞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懽言醉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邪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宋光禄大夫顔延之詩其源出於陸機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雅才減若人則陷於困躓矣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顔如錯彩鏤金顔終身

病之　宋豫章太守謝瞻宋僕射謝緄宋太尉袁淑宋徵君王微宋征虜將軍王僧達詩其源出於張華才力苦弱故務其清淺殊得風流媚趣課其實録則豫章僕射宜分庭抗禮徵君太尉可託乘後車征虜卓卓殆欲度驊騮前　宋法曹參軍謝惠連詩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夙彫故長轡未騁秋懷擣衣之作雖復靈運銳思亦何以加焉又工為綺麗歌謡風人第一謝氏家録云康樂每對惠連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

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當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宋參軍鮑昭詩其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淑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强於謝混驅邁疾於顔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昭　齊吏部謝眺詩其源出於謝鯤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達變色善

自發詩端而末篇多蹟此意銳而才弱也至為後進士子之所嗟慕眺亟與余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　梁光禄江淹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眺初淹罷宣城郡遂宿治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一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為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梁衛將軍范雲梁中書郎丘遲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廻雪邱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故當淺於江淹

而秀於任昉　梁太常任昉詩彥昇少年為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筆昉深恨之晚節愛好既篤又亦遒變若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物動輙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此弊矣

梁左光禄沈約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於經綸而長於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

工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嶸謂約所著既多今翦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為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也

詩品下序曰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為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為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

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常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常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擗績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

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鳬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冲詠史顔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漢令史班固漢孝廉酈炎漢上計趙壹孟堅才流而老於掌故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文勝託詠靈芝觀懷寄不淺

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魏武帝魏明帝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叡不如丕亦稱三祖　魏白馬王彪魏文學徐幹白馬與陳思答贈偉長與公幹往復雖曰以莛扣鐘亦能閑雅矣　魏倉曹屬阮瑀晉頓丘太守歐陽建晉文學應璩晉中書令嵇含晉河南太守阮侃晉侍中嵇紹晉黄門棗據元瑜堅石七君詩並平典不失古體大檢似而二嵇微優矣　晉中書張載晉司隷傅玄晉太僕

傳咸侍中繆襲散騎常侍夏侯湛孟陽詩乃遠慙厥弟而近超兩傳長虞父子繁富可嘉孝冲雖曰後進見重安仁熈伯挽歌唯以造哀爾　晉驃騎王濟晉征南將軍杜預晉廷尉孫綽晉徵士許詢永嘉以來清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風尚備有長仲祖桓庾諸公猶相襲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　晉徵士戴逵晉東陽太守殷仲文宋謝混晉宋之際殆無詩乎義熈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為華綺之冠殷不競矣

宋尚書令傅亮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進撰詩載其數首亦復平矣　宋記室何長瑜羊曜璠宋詹事范曄詩乃不稱其才亦為鮮舉矣　宋孝武帝宋南平王鑠宋建平王宏孝武詩彫文織綵過為精密為二藩希慕見稱輕巧矣　宋光禄謝莊希逸詩氣候清雅不逮於王袁然興屬閑長良無鄙促也　宋御史蘇寶生宋中書令史陵修之宋典詞令任曇緒宋越騎戴法興蘇陵任戴並著篇章亦為搢紳之所嗟咏人非文才是

愈甚可嘉焉　宋監典事區惠恭惠恭本胡人為顏師伯幹顏為詩筆輙偷定之後造獨樂賦語侵給主被斥及大將軍修北第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參軍恭伯往共安陵嘲調末作雙枕詩以示謝謝曰君誠能恐人未重且可謝為謝法曹造遣大將軍見之賞歎以錦二端賜謝謝曰辭自此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之齊惠休上人齊道猷上人齊釋寶月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疋之鮑昭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昭之

文故立休鮑之論庾帛二胡亦有清句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寳月嘗憩其家會廓亡因竊而有之廓子賫手本出都欲訟此事乃厚賂止之　齊高帝齊征北將軍張永齊太尉王文憲齊高帝詩詞藻意深無所云少張景雲雖謝文體頗有古意至如三師文憲既經國圖遠或忽是雕蟲　齊黄門謝超宗齊潯陽太守丘靈鞠齊給事中郎劉祥齊司徒長史檀超齊正貟郎鍾憲齊諸暨令顔則齊秀才顔則心　檀謝七君並祖襲顔延之欣

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從祖正貞常云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唯此諸人傳顔陸體用固執不如顔諸暨最荷家聲　齊參軍毛伯成齊朝請王邁遠齊朝請許謡之伯成文不全佳亦多惆悵吳善之風人答贈許長於短句詠物湯體謂遠云吾詩可為汝詩父以訪謝光禄云不然爾湯可為庶兄　齊鮑令暉齊韓蘭英令暉歌詩往往斷絶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願淫矣昭常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

爾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於上葉則玉階之賦紈素之辭未詎多也　齊司徒長史張融齊詹事孔稚珪思光紆緩誕放縱有乖文體然亦捷疾豐饒差不局促德璋生於封谿而文為彫飾青於藍矣　齊寧朔將軍王融齊中庶子劉繪元長士章並有盛才詞美英淨至於五言之作幾乎尺有所短譬應變將畧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臥龍　齊僕射江祏祏詩猗猗清潤弟祀明魔可懷　齊記室王申齊

綏遠太守卞彬齊端溪令下録王申二卞詩並愛奇嶄絶
慕袁彥伯之風雖不弘綽而文體勦淨去平美遠矣
齊諸暨令袁嘏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常語徐太保尉
云我詩有生氣須人捉者不爾便飛去　齊雍州刺史
張欣泰梁中書郎范縝欣泰子眞並希古勝文鄙薄俗
製賞心流亮不失雅宗　梁秀才陸厥觀厥文緯具識
丈夫之情狀自製未優非言之失也　梁常侍虞羲梁
建陽令江洪陽詩奇句清拔謝眺常嗟頌之洪雖無多

亦能自迴出　梁步兵鮑行卿梁晉陵令孫察行卿少年甚擅風謠之美察最幽微而感賞至到耳

講說類

廣雅曰講讀也論道也說文曰講和解也論義也又鄭玄云論倫也賈逵曰論釋也皆解說談議訓詁之謂也論語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漢書曰夏侯勝每講常謂諸生曰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又曰孔光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時會門下

諸生講問疑難舉大義弟子多成就爲博士班伯爲常侍上方嚮學鄭寛中與張禹朝夕入説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東觀漢記曰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則其事也

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鍾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鄭玄注曰祭菜禮先聖先師也

孫卿子曰達師之教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其學則邪僻之道塞矣

史記曰董仲舒以明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轉相受業或莫見其面　申公魯人也呂太后時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郢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退居家教授終身不出門　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

謝丞後漢書曰董春字紀陽少好學究極聖指後還歸
立精舍遠方門徒學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
三通横經捧手請問者百人追隨上堂難問者百餘人
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常在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
列女樂弟子以相次傳授鮮有入其室者
漢書曰班伯為中常侍上方鄉學鄭寛中與張禹朝夕
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授焉
范瞱後漢書曰高鳳南陽人也專精誦讀為名儒教授

西唐山中

東觀漢記曰桓榮拜議郎入侍太子每期會輙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

後漢書曰戴馮字次仲正朔朝賀帝令羣臣說經義有不通者輙奪其席以益通者馮重五十席

東觀漢記曰永平九年詔為四姓小侯開學置五經師張酺以明經授於南宮

范曄後漢書曰李育沉思專精博覽書傳州郡請召育

輒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人

謝丞後漢書曰包減字子長明魯詩論語注東海丘精

令講授

范曄後漢書曰揚倫通古文尚書不應州郡之命講授

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

沈約宋書曰魏齊王每講肄經通輒使太常釋奠先聖

先師於辟雍

魏書曰文帝初在中宮氣癘數起士人凋落帝深感歎

與大理王朗書云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集諸儒於肅成門内講論大義侶人無倦
沈約宋書曰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聚徒授教使丹陽尹何尚之立𤣥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之
王隱晉書曰魏高貴公之入學也王祥為三老帝北面乞言乃言曰仰惟明主聖帝之軌俯以訓帝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卷二十三　　宋　章如愚　撰

禮門

歷代禮類

自伏羲至黄帝五禮始具其唐堯則舜典云修五禮又命伯夷典三禮論語云商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注大宗伯惟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故據周禮有文而

言耳禮記疏六禮七教八政王制云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六禮者冠一昏二喪三祭四鄉五相見六也七教者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此六禮七教並是商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八政者飲食衣服事為異别度量數制也禮記疏

史遷禮書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

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輅越席皮弁布裳朱弦疏越太羹玄酒防其淫侈救其彫弊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

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廬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適宜物有節文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况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仲尼没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史記禮書　西漢志

西漢禮樂志曰六經之道同歸於禮樂之用為急樂以

治內而為同禮以脩外而為異二者並行合為一體畏
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
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絃蓋嘉其敬意而不
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周監於二代禮文元
具遭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命叔孫制禮儀至文帝時
賈誼以為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廉恥宜定制度興
禮樂廼草具其儀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
至武帝即位董仲舒對策言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

大務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鋭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王吉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願述舊禮明王制上不納其言至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濵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説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世祖中興迺營立明堂辟雍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宗祀光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美矣

然德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今叔孫通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興寖而不著臣民莫有言又通沒之後河間獻王採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寖以不章今大漢繼周久曠大臣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也

漢官篇序廣注曰漢家禮儀自叔孫通草創十二篇之後無復紀録安帝時劉千秋欲撰次之順帝時張平子欲撰次之皆不果至王隆為新汲令作漢官篇畧道公卿内外之職旁及四夷多所發明隋志云漢官解詁注三篇新汲令王隆撰胡廣注

漢官禮儀故事建安二年遷都許昌舊章湮没書記罕存應劭乃綴輯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

東漢新禮肅宗章和元年正月乃召曹褒詣嘉德門令小黄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宫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奏上和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

三國晉南北隋唐禮書魏以王粲衛凱集創朝儀而魚

叅王沈陳壽孫盛雖綴時禮不足相變　吳則丁孚拾遺漢事　蜀則孟光許慈草建時制　晉初以荀顗鄭冲典禮參考古今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加删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傳咸纘續未成屬中原覆沒今虞之决疑注是其遺文也江左刁協荀崧補緝舊文蔡謨又踵修綴宋初因循前史並不重述齊武帝永明二年詔尚書令王儉制定五禮至梁武帝命羣儒又裁成焉吉禮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璉賓

禮則賀瑒嘉禮則司馬景又命沈約周捨徐勉何佟之等參會其事陳武帝受禪多準梁舊式因行事隨時筆削後魏道武帝舉其大體事多遺闕孝文帝率由舊章擇其令典朝儀國範煥乎復振北齊則陽休之元循伯熊安生後周則賀經盧辯宇文弼並習於儀禮以通時用隋文帝命牛洪辛彥之等集宋梁及北齊儀注以為禮唐貞觀顯慶開元禮百代之損益三變而著明

歷代議禮名臣按秦蕩滅遺文自漢興以來收而存之

朝廷有典制可酌而求者漢有叔孫通高堂生徐生賈
誼河間獻王董仲舒蕭奮孟卿后蒼閭人通夏侯敬劉
向戴德戴聖慶普劉歆後漢有曹元曹褒鄭興鄭衆賈
逵許謹杜子春馬融鄭玄衛宏何休盧植蔡邕魏有王
粲衛覬高堂隆蔣濟王肅秦靜劉表劉紹盧毓陳羣魚
豢王沈蜀有譙周蔣琬孟光許慈吳有來敏丁孚晉有
鄭冲荀顗陳壽孫盛羊祜杜元凱衛瓘庾峻袁准賀循
任愷陳銓孔備劉逵摯虞束晳傅咸鄒湛蔡謨孔衍庾

亮范宣范汪徐邈范甯刁協荀崧卞壼葛洪王彪之司馬彪于寳徐廣謝沈王裒何琦虞喜應正宋有徐羡之傅亮臧壽徐廣裴松之何承天顔延之雷次宗徐爰庾蔚之崔凱孔智齊有王儉何職曰僧紹劉獻王逡梁有司馬景陸璉沈約周捨明山賔裴子野徐勉顧協朱異嚴植之賀瑒崔靈恩皇侃陶洪景司馬憲丘季彬陳有謝嶠孔奐後魏有高允高閭王肅北齊有熊安生陽休之元循伯後周有蘇綽盧辨宇文弼隋有牛洪辛彦之

許善心皇唐有孔頴達褚亮虞世南陸德明令狐德棻
朱子奢顏師古房元齡魏證許敬宗楊師道賈公彦杜
正倫李義府李友益劉祥道郝處俊許圉師韋琨范履
冰裴守真孔志約蕭楚材孫自覺王方慶賀紀賈大隱
韋萬石韋叔夏祝欽明許子儒沈伯儀元萬頃劉承慶
郭山惲唐紹王巖張說徐堅李銳施敬本王仲丘孔元
義賈曽韓抱秦盧履冰王汪韋公肅王彦威田同秀康
子元侯行果史玄璨李行偉馮宗陳正節賀知章元行

冲韋縚等或歷代傳習或因時制作粗舉其名氏列於此

唐志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乎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懽欣交接以為射鄉食享合衆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出於

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弟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乎一而禮樂達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宫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

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典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虚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遜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其

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享師田學校冠昏喪葬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傅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用隋禮至太宗有貞觀禮高宗有顯慶禮玄宗有開元禮正元中王涇考次歴代郊廟沿革之制為郊祀録元和中韋公肅又録開元以後禮儀損益為禮閣新儀王彦威為曲臺新禮嗚呼著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于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

虛名也哉唐書禮樂志

唐貞觀顯慶開元禮自梁以來以其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𤣥齡祕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大社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一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六篇是為貞觀禮　高宗又詔長孫無忌杜正倫李義府等增

之為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又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傅會事既施行議者以為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時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

玄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縚為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不可改易而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

為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徐堅李鋭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鋭卒蕭嵩代之奏王仲丘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稍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少有損益不能過也

唐禮閣新儀隋五禮文帝開皇二年命牛洪修五禮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韋公肅録開元以後禮文損益為禮閣新儀三十卷

唐曲臺新禮續曲臺禮元和新禮王彦威采隋迄唐沿

草條次彙分號元和新禮上之元和十二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為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王公士民昏祭喪葬為續曲臺禮三十卷

晉咸寧注 晉武元會儀晉武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故傅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商周之典藝採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王公以下皆奉璧帛羔羊鴈雉以賀有晨賀晝會之禮 夜漏未盡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

晉新禮 晉志曰晉始有荀顗鄭沖裁成國典江左則有荀崧刁協損益朝儀 晉文命荀顗因魏世前事撰新禮參考古今更其節文羊祜等共刊成百六十五篇太康初又令摯虞討論所宜增損

本朝禮 建隆重修三禮圖三年太常博士聶宗義上重修三禮圖二十卷仍命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之士重加參議成十五卷唐藝文志有夏侯氏三禮圖十二卷又有張溢三禮圖九卷 太祖 太祖新修通禮儀四

年命中丞劉温叟中書舍人李昉知制誥盧多遜等以開元禮重加損益成開寶通禮二百卷　六年多遜上新修開寶通禮儀纂百卷詔太常禮院抄寫一卷以備檢討　太宗雍熈分門禮選四年邢昺分門禮選二十一卷後眞宗因内閣曝書覽而稱善命昺同觀作禮選賜之以示近臣　眞宗祥符天僖大禮記祥符三年陳彭年請自天書至東封應有儀注乞詔臣寮編録為祥符封禪記丁謂等編之三年十月成天僖元年上冊寶

禮畢詔王欽若李迪等撰大禮記五十卷以二年正月上之時欽若為僕射李迪維撰之　仁宗皇祐周禮禮器圖　至和禮器圖　仁宗好學至和元年九月成此圖

五年王洙上周禮禮器圖先是洙講周禮命畫車服冠冕籩豆簠簋之制及圖成而上之　仁宗禮閣新編天聖五年太常博士王皥上所撰禮閣新編六十卷取國初至乾興所下詔勅删去重複類以五禮之目　仁宗太常新禮景祐四年知禮院吴育言禮文故事未經刊

修請類聚古今參定制度為一代之法詔可之慶歷四年正月上新禮四十卷提舉賈昌朝賞賜有差　仁宗太常因革禮嘉祐六年判太常寺歐陽修言禮散失請命官纂述乃命姚闢蘇洵同編纂禮書命修提舉之治平二年成凡百卷脩典判寺李宗上之賜名太常新禮藏祕閣　政和三年中書舍人蔣猷請續修之　哲宗陸農師禮象元祐六年山陰陸佃序曰禮記詩書春秋元為殘缺縉紳先生罕能言之而學者抱殘缺不全之經以

求先王制作之方可謂難也余嘗本之性情稽之度數求讀經之大旨自孟子始以余之所能言與上之所可盡者為十五卷名曰禮象以救舊圖之失其庶幾乎非耶

晢宗陳祥道禮書元祐中太常博士陳祥道嘗攷六藝百家之文以究先王禮樂之迹凡寓於形名度數者必辨其制凡藏於道德仁義者必發其藴僅二十年著成禮書總百五十卷其於歷代諸儒之論近世聶宗義之圖或正其所失或補其所缺禮書序

禮書序曰

先王之治以禮為本其宮室衣服車旗械器有等其冠昏喪祭朝聘射御有儀即器以觀理無非法象之所寓即文以觀義無非道義之所藏使人思之而知所以教守之而知所以禁奢者不得騁無度之心儉者不得就苟難之節竒者不得以亂常衺者不得以害正此上下所以辨而民志所以定也晚周而下道散於異政之國法亡於殊俗之家君子不得以行禮小人得以行非禮故兩觀大路朱干玉磬天子之禮在諸侯塞門反坫素

衣朱襮諸侯之禮在大夫繇是先王之制寖以掃地天下學者亦失其傳故范武子不知殽烝孟僖子不知相禮范獻子不知問諱曾子不知奠方魯不知尚羔衛不知立市則時之知禮者蓋亦鮮矣漢興叔孫通之綿蕝禮儀徒規時之近功而其法失於太早齊魯二生之論禮樂必期百年然後興而其言失於太高賈誼有修禮之志而困於絳灌曹褒有定禮之議而沮於酺敏張酺張敏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而漢禮遂不行傅咸極

論於晉而誚流俗劉蕡發策於唐而棄於一時繇漢以來千有餘載其間欲起禮法於上者非一君欲成禮法於其下者非一臣有是君而下之人不足以副之則禮之道終不明有是臣而上之人不能以正之則禮之事終不行此厖政薄俗所以繼作而唐虞三代之治不復見也

朝儀類

歷代朝會左傳昭四年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啓有鈞臺

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　長安志立酆宮文王宮也詩既伐于崇作邑于酆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

夏朝禮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後至而戮之

周朝儀秋官朝士掌建外朝之法鄭司農云王有五門曰臯門曰雉門曰應門曰庫門曰路門外朝在路門外

内朝在路門内通典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在皐門内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朝在路門内夏官司士掌之三曰内朝亦謂路寢之朝人君既從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燕寢釋服四曰詢事之朝在雉門外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民而詢焉諸侯三朝路寢為内朝中朝在路門外外朝在應門外諸侯社稷與中朝正相當故傳云閒於兩社為公室輔者也說曰天子路寢有五焉其最外者曰皐門二曰庫

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内則路寢也
臯門之内曰外朝朝有三槐左右九棘近庫門有三庫
九寺庫門之内有宗廟社稷雉門之外有兩觀連門觀
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間雉門内有百官宿衛
之廨應門内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之室則九卿理事
之處考工記曰有九室九卿理之朝則入而理事夕則
歸於庫門外外朝之法朝則疑獄王集而聽之故禮云
王命三公會其諸侯未去亦於此也廣問之義詢於芻

蕘之謀三刺三問以定其法燕朝者路寢之朝羣公以
下常日於此相見君位其位大僕掌之初入之時亦門
右北面東上王揖之三公則堦前北面東上孤東面卿
大夫西面皆北上士則門外之西北面東上凡先用
燕禮其位亦然所以每朝列位所向不同者皆以政事
異故變其位三公之位常北面不變者以三公内臣位
尊故屈之使常北面其餘諸侯孤卿大夫皆以地道尊
右故尊者東面卑者西面是以於外朝之時諸侯東面

尊於孤卿也故以內朝孤卿東面尊於卿大夫時亦無諸侯故也惟詢事之朝非常朝之限故不與三朝同或云客有諸侯之位故孤卿在東也通典　周禮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司士掌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　太僕掌正王之服位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太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

於三公及孤卿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匠人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内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

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文王世子曰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又曰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　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

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大僕掌之陳禮書

漢朝儀高祖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而擊柱通知上益厭之說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召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遂與所召三十人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

人為緜蕞野外習之月餘乃令羣臣朝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用叔孫新儀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廷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功臣列侯以次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廣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復置法酒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

去盡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尊也拜通為太常　漢受計于甘泉太初元年武帝受計于甘泉計謂郡國所上計簿漢制歲盡遣上計掾吏各人條郡内衆事謂之計偕故司馬彪云凡郡課殿最遣吏上計

後漢朝儀班固東賦云春王三朝會同漢京三朝元日也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谷永曰令年正月朔為三朝之會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内

撫諸夏外撫百蠻尔乃盛禮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廷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

漢德陽殿朝賀德陽殿顯宗所作蔡質漢儀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覲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吹二通謁者引公卿羣臣以次拜其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於殿下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

之好厠以赤翡翠韜以赤緹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寮於此

月朔歲首朝儀後漢志每月朔歲首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及贄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羮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以每朔惟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

漢朝堂上壽顯宗永平十二年甘露仍降木枝内附芝

草生神雀集西南夷慕義貢獻西域遣子入侍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類應乃並集朝堂奉觴上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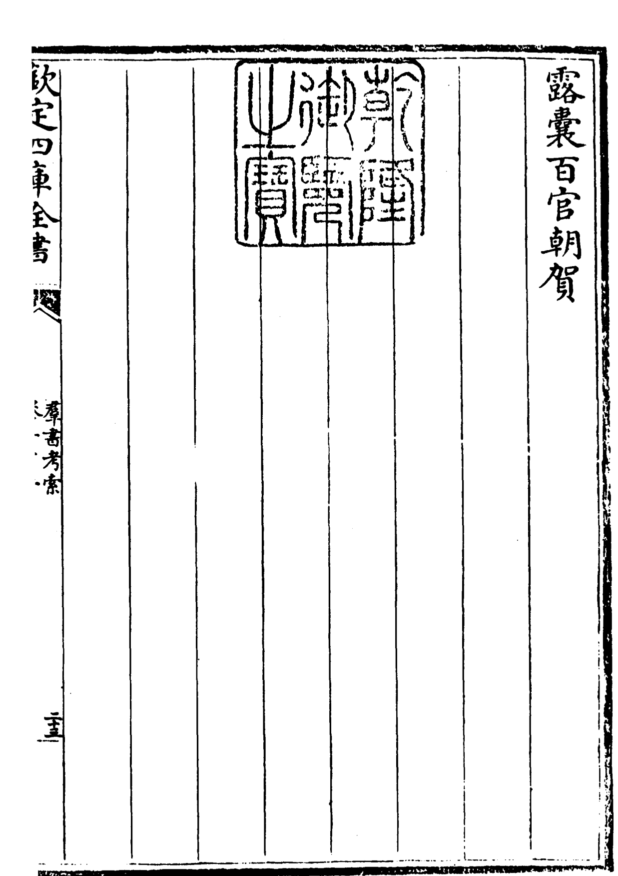
唐朝儀紫宸殿入閤唐朝天子坐宣政殿立仗正衙或乘輿御紫宸殿則喚仗自宣政兩門入所謂東西上閤門也自玄宗以前未有此制開元後以朔望上盤食玄宗意欲避正殿遂移紫宸殿喚仗自閤門入始有入閤之名自後行之至昭宗時失以本旨乃以朔望御前殿行入閤禮蓋誤矣本朝建隆元年行於文德殿皆其禮

也淳化時太宗特命張洎詳定儀注洎以入閤是唐一時之禮非盛制至寳元二年仁宗又以問朱庠庠言開元本無此制諸儒於開寳中始用益之差舛尤甚熙寧三年遂罷入閤行正衙之制

太極殿朝儀唐自高宗以前即太極殿殿在西内中以後又以宣政殿朝集

千秋節朝賀唐玄宗以垂拱元年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為千秋節其日百官上萬壽酒王公戚里上金鏡綬帶

露囊百官朝賀



群書考索卷二十三